



《大学生》杂志社 主编

微 观 校 园

WEI GUAN XIAO YUAN



海天出版社

微观校园

《大学生》杂志社 主编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微观校园 / 《大学生》杂志社主编. - 深
圳: 海天出版社, 2000.12
(太阳雨丛书)
ISBN 7-80654-326-0

I . 微... II . 大... III .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2031 号

太阳雨丛书总策划 冬风 钟岩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ph.com>
责任编辑: 王 蕾 封面设计: 刘 晖
版式设计: 李冬莉 责任印制: 陈 炯
责任校对: 陈敏宜 陈 军
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265 千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18.5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微观校园

——走了一个圈

| | |
|----------|----|
| 怀念“水牛” | 1 |
| 博导就是“驳倒” | 3 |
| 拖鞋学士 | 7 |
| 男大学生宿舍 | 12 |
| 寻觅胡友 | 15 |
| 大学城中麻坛演义 | 21 |
| 想起胡子 | 25 |
| 凡人 | 28 |
| 先生 | 32 |
| 一盒“校园民谣” | 35 |
| 瘦人宣言 | 38 |
| 耕夫小传 | 41 |
| 流浪艺术家 | 44 |
| 走了一个圈 | 47 |
| 忙人阿六 | 51 |
| 校园喜剧 | 55 |
| 博士生老陈 | 59 |
| | 61 |

| | |
|------------|-----|
| 圣人 | 65 |
| 热线 | 68 |
| O姐 | 71 |
| 睡觉 | 75 |
| 老庚与我的故事 | 77 |
| 难以弥合的心痛 | 80 |
| 逃课 | 82 |
| 无语的心痛 | 85 |
| 衣架危机 | 88 |
| 笔吻吾友 | 91 |
| 班里有个日本女孩 | 95 |
| 真心待人 | 98 |
| 谢谢问候 | 101 |
| 红的看涨，绿的看跌 | 103 |
| 拉皮儿 | 107 |
| 某某人——校园浮世绘 | 109 |
| 小异——人如其名 | 113 |
| 有人给我送礼 | 117 |
| 学生的礼物 | 121 |
| 服饰是你的广告 | 125 |

第二辑 青春体验

——生命转弯的地方

| | |
|---------|-----|
| 我当班长 | 129 |
| 不敢毕业 | 131 |
| 淑女自塑 | 135 |
| 街上流行山地车 | 139 |
| 破车也风流 | 142 |
| | 145 |

| | |
|-------------|-----|
| 我不介意 | 147 |
| 有时候我是一个疯子 | 150 |
| 我是送花人 | 153 |
| 我的大学我的诗 | 159 |
| 男人的精神 | 164 |
| 潇潇洒洒二十岁 | 167 |
| 我卖苦力上大学 | 169 |
| 洗盘子日记 | 172 |
| 最后一次机会 | 176 |
| 我也做过一次贼 | 180 |
| 为努力而自豪 | 183 |
| 败将言勇 | 186 |
| 我没有生日 | 189 |
| 另一个空间 | 192 |
| 劳动光荣 | 195 |
| 我的三次面试 | 198 |
| 警服是个好东西 | 201 |
| 梦醒时分 | 204 |
| 我不是歌迷亦不当发烧友 | 207 |
| 我的音乐尘缘 | 209 |
| 终失一城 | 212 |
| 生命转弯的地方 | 216 |
| 给生命一个坦然 | 220 |
| 我是读书人 | 222 |
| 书囚自诉 | 225 |
| 我不会唱歌 | 228 |

第三辑 生命感觉

——无花果的代价

| | |
|-------------|-----|
| 毕业了 | 233 |
| 我自有一种“土派” | 237 |
| 冬日通信 | 239 |
| 你孤独时,请念我的名字 | 242 |
| 随感四则 | 245 |
| 寂寞是一种等待 | 249 |
| 一个人的时候 | 251 |
| 镜中自我 | 253 |
| 棋语 | 255 |
| 失去的滋味 | 259 |
| 走出武侠 | 262 |
| 坦白平庸 | 265 |
| 桥,给没有翅膀的鸽子 | 267 |
| 暂订几份“咖啡之约” | 270 |
| 感念大学 | 273 |
| 品一品孤独 | 276 |
| 生命的约会 | 280 |
| 心灵有约 | 283 |

第四辑 真情永远

——心的潮汐

| | |
|------------|-----|
| 独坐枫林 | 289 |
| 我眼里的“马背民族” | 291 |
| 为二十岁点歌 | 294 |
| 丑女孩的美丽 | 298 |
| 父亲和菜园子 | 301 |
| | 303 |

| | |
|-------------|-----|
| 心的潮汐 | 306 |
| 未结茧的豌豆 | 308 |
| 倾听远处的苍老 | 310 |
| 春天里，一篇真实的童话 | 312 |
| 行吟故土 | 314 |
| 夏天的故事 | 317 |
| 生命中流淌的力量 | 321 |
| 第二只苹果 | 324 |
| 一杆教鞭 | 327 |
| 童年系列 | 329 |
| 永远的小红帽 | 332 |
| 父亲 | 335 |
| 父亲的祭奠 | 340 |
| 傻妞 | 343 |
| 归家 | 347 |
| 季节的声韵 | 350 |
| 风筝情结 | 353 |
| 放风筝 | 355 |
| 孤雁 | 357 |
| 故乡的夏 | 360 |
| 唐家有女 | 363 |
| 手表 | 365 |
| 没有旅游鞋的日子 | 369 |
| 拒绝抚恤 | 372 |
| 袜子的故事 | 376 |
| 我的一个打工仔朋友 | 380 |
| 夜奔 | 383 |
| 我想唱歌我就唱 | 386 |

마음을 그립고 남주기도 송탄시
力一力牛巾弓弓一毛少少

公
弟

子
母

口

口

口

口

一
止
正

一
止
正



怀念“水牛”

周 波

“水牛”者，大学校园里从不自己打开水而专以喝别人的水为乐之人也。

本来，到水房打开水是我等莘莘学子每日必做的功课之一，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教导过我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嘛。然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偏偏就有人从不打水，只会喝水。一个不打，两个不打，一来二去大家都瞻前顾后，你谦我让，按照咱祖先传下来屡试不爽的“三个和尚的故事”，结果自然只能是全宿舍都没水喝了。人是铁饭是钢，没水喝真是渴得慌。堂堂七尺男儿还能坐等渴死？他们毅然决定发扬风格，把学雷锋做好事的宝贵机会优先照顾我们这些勤于打水的宿舍。于是他们人人端着一个特大号水杯开始讨水喝，常常是闻“水”而动，四面出击，浩浩荡荡，好不壮观；初时每天一次，后来一天几次，且饮水量惊人。故有好事者美其名曰：“水牛。”

昔日王国维先生曾谓做学问有三层境界，每臻一层水平

大进；如今的“水牛”们反其意而用之，讨水喝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水牛”们最初讨水之际，总是先在门外探头探脑一阵，侦察“水”情，然后轻手轻脚地进门来，再羞羞答答地问一句“有水吗”，而且必备有一个或冠冕堂皇或楚楚可怜的理由以壮行色。既而，来得多门道熟了，其表情稍趋平和，动作较为自然，讨水的理由慢慢也简化了。再而，习惯成了自然，登堂入室如入无人之境，往往不等主人发话，他们已经直奔主题，拈着暖瓶逐一检查直到找到水为止。最后，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倒足一杯水，甚至乘人不备顺手牵羊就把整个暖瓶也拎走了，连声招呼都不打一个，其动作之娴熟、姿式之优美、神态之坦然，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如果“水牛”们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没能如愿以偿地喝到水，他们则会一脸的惊诧莫名，更有妙语惊人：“你们怎么搞的，竟然不去打水，这世界真是坏掉了！”一席话说得我们无地自容，深感自己罪大恶极，竟斗胆忘了为“水牛”供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来的，白白辜负了他们的一片信任。

我们这些勤于打水的宿舍，饱受“水牛”之害，怨声载道，义愤填膺。因为“水牛”猖獗的缘故，常常搞得我们自己打了开水想喝时却一滴也没有，早已全喂了“水牛”们。况且“水牛”们的“牛性”十足，表面说下不为例，实际则屡教屡犯。我们深感长此下去国将不国，绝不能再继续当“牛馆”姑息养“牛”了。大家卧谈了半宿，充分发扬民主，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纷纷献计献策，最后一致决定采用平原游击队战无不胜的游击战，地道战之战术来迎击“水牛”。

首先，我们把空暖瓶放在显眼之处，任由“水牛”们光顾，制造无水假象，声东击西，迷惑敌人。其次，靠门的同学

肩负起放哨的历史使命，当“水牛”们挨间宿舍做“地毯式”轰炸时，马上发出警报：“水牛”进村了，大家隐蔽！一声令下，于是乎众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有水的暖瓶藏起来，即将“地表水”转移而成为“地下水”。开始的时候我们把暖瓶放在门背后，未久就被“水牛”们查获；我们马上转移阵地，把暖瓶放进水桶里，上面另用脸盆盖住，未久，“水牛”们凭着对水的敏锐嗅觉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亦一举识破；我们又赶快把暖瓶迁徙到床上并用纸箱在前边遮住，我们本想这下大可高枕无忧了吧，唉，谁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结果还是被“水牛”们明查暗访、一网打尽了。从此之后，我们打回水后，立即将之埋藏起来，且随时转移。为确保“地下水”的安全，宿舍里隐蔽性好的旮旯可谓全都做到了物尽其材、材尽其用。这样以后“水牛”们才不那么猖獗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水牛”斗，更是其乐无穷啊！

毕业前夕，突然有段时间“水牛”们好长时间都未来讨水喝了，我们煞为奇怪，心中怅然若有所失，久久不能自己，原来不知不觉中“水牛”们已经成为了我们四年校园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是我们曾经美丽年轻过一回的见证，“水牛”们乍一消失就好像习惯了忙碌的人一下子退休闲下来一样很不适应。而且，“水牛”不喝水了岂非咄咄怪事，难道“水牛”们良心发现，改邪归正自己打水喝了不成？一打听方知道其实是“水牛”们皆忙于四处联系好单位没有空之故，我们这才恍然大悟。不久“水牛”们工作“搞掂”了，一脸的春风得意，“水牛”本性恢复如常。我们和“水牛”之间生动活泼的“地下水”争夺与反争夺战也又步入了正轨……

现在坐在温馨的办公室里细细回忆起来，“水牛”们的音容笑貌宛若在眼前，倍觉亲切。在校时骂他们骂得最狠，离校

后想他们也想得最多。因为，与“水牛”斗智斗勇的经历是美丽的校园生活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之一。毕业已将近半年了，不知我那些在天南海北的“水牛”同学现在还好吗？是否“牛性”依然如故？可曾找到了如我们一般任劳任怨地供水的新“牛倌”呢？



博导就是“驳倒”

张 雷

陈先生和远先生都是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两位先生均已年过六旬，但都有一颗似乎比年轻人还年轻的心。能够成为他们门下的弟子实属人生一大幸事。

两位导师尽管学识渊博、思想敏锐，但绝不迂腐。陈先生的幽默和远先生的潇洒相得益彰，他们的趣闻轶事常常成为我们这些研究生们茶余饭后或读书之余的谈资。

一次陈先生到远先生家作客，两人“热热闹闹”地讨论完一个挺深奥的哲学问题后，远先生挽留陈先生在家里吃饺子。

远先生一家人在面案上辛辛苦苦地包饺子，而陈先生则没事人似的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袖手旁观。可没过多久，陈先生突然拍拍充满智慧的额头，给忙得不可开交的远先生出了一道题：

“老远，你说做多少饺子皮装进去的饺子馅最多？”

远先生一时语塞，只好恳求家人相助，怎奈所有的答案竟都不正确。远先生干脆停下手里的活儿，虚心向陈先生求教。

陈先生狡黠地眯起眼睛，神秘地一笑，不紧不慢地回答说：

“告诉你吧！这最简单不过了，把这些面做成一个大饺子皮装进去的馅才最多呀！”

远先生一家人再也包不成饺子了，因为一个个都笑弯了腰。

其实远先生也很幽默，只不过他的潇洒和他的幽默相比更突出一些。

远先生个头很高，一米八零，超过他带过的所有研究生。总是梳理得很齐整的满头银发配上一副精巧的眼镜，任何人都会一眼看出他是个学者，而且是个风度翩翩的学者。

远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新厌旧。他喜欢穿新潮一点的衣服，喜欢去新的地方旅游，喜欢研究生的新观点……可也有一样他是喜欢旧的，那就是自己的老伴儿，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换新的。

有一天远先生下课后，几个研究生围在他身边对他的新夹克衫和导演帽赞不绝口，说他老人家绝对可以领导老年服装新潮流。远先生面露得意之色，并且说出了一个让最时髦的女弟子都感到惊讶的着装愿望：

“我想春天的时候穿上一件白色长衫，戴一顶黑色礼帽，再围上一条黑色围巾，手里拿一根白色手杖，那才是老年人最时髦的装束。”

弟子们先是很吃惊，然后都开怀大笑起来，以为先生是在开玩笑说着玩儿的。可先生却一本正经地说：

“你们笑什么？明年春天我就要穿一身给你们瞧瞧，看一看到底是你们年轻人敢穿还是我老头子敢穿。”

于是在我们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一幅神采飘逸的远先生形

象。

两位先生对名利问题都很淡然。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寄给陈先生一封信，请他交若干美金然后就可以登上世界名人录。先生看过之后，很干脆地把信撕掉扔进纸篓。可这所大学对先生“一往情深”，隔一个月两个月的就再寄来一封，先生的处理办法则变得更简单了，信连拆都不拆就照撕不误。倒是他们这些做学生的很为美国人白费了邮资和纸张而惋惜。

陈先生参加省里的一次重要学术会议，回来之后，把一枚很精致的篆刻印章给我们看，说这是会议的纪念品。我们争相传看，可对上面天书一样的字却怎么也看不明白，不过我们还是“诊断”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一定是名人刻的。

陈先生在一旁很有兴味地看着我们猜字。听我们作出这样一个结论，马上肯定说：

“对！是名人刻的。”

“那么，是哪个名人刻的呢？”我们问他。

“哦！这个嘛，所谓名人就是有名字的人，你们说哪一个人是没有名字的呢。所以我肯定这一定是有名字的人刻的。”

两位先生在学术上配合得十分默契，他们经常合作出书、发表文章。但是对于谁的名字在先，谁的名字在后从不予以过多计较，他们是生活中的知己、学术上的知音。远先生对他们两人的关系更有一番奇绝的比喻：

“都说一个槽子上不能拴住两头驴，而我们俩就是拴在一个槽子上和气吃草的两头驴子。”

大俗则是大雅，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指导学生方面，他们都像勤劳的驴子一样不知疲倦，而两人在学术上不计较名利的和谐则如先生所言。

两位先生对学生的要求都特别严格，尤其是陈先生，他指